

断袖文编

贰

——中国
古代
同性
恋史
料

张杰 编

成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断袖文编

贰

——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

张杰 编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卷六

清代

(一)

清代前期

读诗质疑

（清·康熙）严虞惇撰
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
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

（一）《读诗质疑》提要

《左传》称祭仲有宠于庄公，所谓“宠”者，信任显荣之意，故楚灵王对申叔时自称盗有宠也。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、龙阳之流，以《山有扶苏》之狡童当之，谓仲虽为卿，诗人丑以进身之始，此不更附会乎？

（二）卷七^①

虞惇按：此与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三篇疑皆为祭仲足而作。钱澄之云：据《左传》，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，庄公使为卿，为公娶邓曼，盖嬖幸之臣也。仲虽为卿，诗人本其进身之始而丑之，故目以狂且狡童。

楚国人文宝善集

（清·康熙）王元士编
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
江夏王景彝刻本

卷十四下孟·弥子之妻 孔子曰有命^②

观圣人之拒嬖人，而已知其严于择主矣。夫一主而得卫卿，主莫便于此矣。而孔子犹以有命却之，其择主之严，不已有然哉？且吾与子论孔子之主，亦既知人言之非矣。然或者旅寓之偶然，圣人未尝留意焉，则安知其不主于嬖幸者流？而吾尝遐稽轶事，见有凭藉宠灵，曲为结纳。而圣人卒付之定数不少假借者，以是知圣人之择主，正非苟焉而已也。如孔子主颜雝由矣，夫雝由，卫之良也，而孔子主之者，大抵气类相投，初不假人以为之介绍。亦惟是中车脂辖，又岂因主而倚为声援。然孔子之适卫，欲仕卫也。

① 分析《诗经·山有扶苏》。

② （清·顺治）彭榕作。

讎由之于君也疏，其进见于君也罕。则能言孔子于卫君，而不能必得之于卫君。虽欲孔子之为卿，而不能使孔子之必得卫卿。而卫有嬖人弥子者，其富贵人也易为力，卫人因弥子以富贵者亦多有。讎由苟欲为孔子地，曷不使孔子主卫弥子？孔子即不能自主于弥子，何难因人以求主于弥子？孔子苟因人以求主于弥子，岂其即见拒于弥子？而当日者，卒不闻孔子有主于弥子之事。不惟孔子不主于弥子，而弥子且求主孔子。不惟孔子不因人以求主于弥子，而弥子且因人以求主孔子。不惟孔子不因人以求主于弥子，而不见拒于弥子，而弥子尝因人以求主孔子，而且见拒于孔子。曷言乎弥子之求主孔子也？弥子曰孔子主我，卫卿可得是也。以厚爵诱之者，欲主之之亟也。曷言乎弥子因人以求主孔子也？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弥子以告子路，子路以告孔子是也。藉姻娅以通之者，欲主之之诚也。曷言乎弥子因人以求主孔子，而见拒于孔子也？孔子闻子路之言，闻弥子告子路之言，而曰有命是也。不事烦言，不恶而严者，决不主之之词也。从来奸人之比附，不必于其亲也，稍可引援而即凭之以潜通其声气。假君之灵示己之惠，党援所由成也。故弥子托葭莩之末而即以结贤圣之知，此其植党行私之故智，而不问所植之何人也。宵小之肺肠，大都如是也。而君子之失足，亦不必于其大也。偶事包荒，而或因之以伤于比匪。假一日之知，因丧生平之气节，口实所由滋也。故孔子本时命之言，而即以折权奸之气。虽有贵贱自我之威灵，举无所用，而定数自有其可凭也。持身之严正，何在不然也。孔子在卫之不轻于主也，固已如是。况乎当阨之际，犹有其甚严者耶？

其精神著意在后二比，危论名言，可书诸绅，即其言可以知其人之为端人正士。（王元士）

岭云编

（清·康熙）徐越编
清康熙间刻本

（一）下孟·弥子谓子 有命

大抵小人之心，未尝不自知其羞于君子也。

（二）下孟·孔子主我 得也

嬖臣挟权以要圣，不知谅也。……弥子者，以色嬖于卫灵公。……然而我虽名在侧微之间，而宠或稍属心膂之际。卫君之左右朝夕，非我固无以为悦者也。

(三) 下孟·孔子进以 有命

惟弥子无不干也，虽以便辟之取怜，莫必其色衰而得罪。

博古叶子

(明末清初) 陈洪绘
民国二十九年(1940) 中国版画史社
影印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本①



断袖图

图中内侍在为哀帝断袖，不当，应是哀帝自断其袖。

① 据清顺治间刻本影印。



免依

史

鄧通山可鑄海可煮黃頭可上天白骨不少精

文帝夜梦图



子百九

貴成會

衛青皮鉗徒察人叟何孫黃呂子夫

钳徒相青图

陈洪绶集

(明末清初) 陈洪绶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

卷七·弄儿谣^①

驸虞垂幡金银挝，玄豹障泥白鼻驹。
雕面郎神斗丽华，弄儿行草与踏花。
诸将望尘拜道遮。
金弹飞肉富贫家，彼食天禄等押衙。
弄儿饱死战士夸，战士饥死浮黄沙。
弄儿得宠日未晡，胥涛卷雪鸣悲笳。

无双谱

(清·康熙) 金史撰绘
中华书局 1961 年影印
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》本^②

像赞《恐惊寐》：

云阳舍人貌自工，年才二十为三公。
法尧禅舜尚不惜，何况断寝枕席中。
孝武当年称好色，思患预防杀钩弋。
嬖一幸竖忘祖宗，欲绵汉祚何由得。
后人空骂新都贼。



董贤像

^① 所咏为汉时事，注意“弄儿”、“金弹”，参见《西京杂记》(四)。

^② 据清康熙间刻本影印。

渊鉴类函

(清·康熙)张英等纂
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本^①

(一) 卷一百八十七乐部·淫乐一

宋《中兴四朝乐志·序》曰：“政和间，诏以大晟乐颁之教坊。乐府奏言：乐之诸宫调多不正，皆俚俗所传。及命刘昺辑《燕乐新书》，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，非复雅音。而曲燕昵狎，至有援君臣相悦之说以藉口者。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。”

(二) 卷一百八十七乐部·淫乐二

吴趋、楚舞。《宋略》：“周道衰微，失其序次。先之以怨怒，后之以哀思。猥杂子女，荡悦淫心。充庭广奏，则以鱼龙靡曼为瑰玮；会同享观，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。”

(三) 卷三百十三人部·宠幸二

正德初，刘瑾用事，与上同卧起。中贵皆以赏得出镇，奏置皇庄三百余处。导上以走马击球角抵之乐，辍朝不视事。

明武宗外纪

(清初)毛奇龄撰
台湾广文书局 1967 年版

武宗者，孝宗之嫡子也，母张皇后，以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梦白龙据腹生武宗。白者西方色，兵象，故生而好武。

前此三朝所立储皆非嫡，而武宗独后出，且所生辰枝为申酉戌亥。连若贯珠，粹质比冰玉，神彩焕发。自少举止非常，两岁即册立为皇太子，孝宗爱之。

孝宗数幸春坊问所业，太子率宫僚趋走迎送，嫻于礼节；每问亲安视膳，恭而有愉色，所至游幸必陪侍，有所见，必随事启迪；为学之暇，或闻其颇好骑射，以为克诘戎

^① 据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。

兵，亦安不忘危之意，勿之禁也。十五岁即位，明年改元，行大婚礼。宣制，选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长女册为后，随遣礼部上册妃仪，册沈氏为贤妃，吴氏为德妃。上一切行礼册，后受贺，曲中仪法，观者称之。

故事，宫中六局官，有尚寝者，司上寝处事。而文书房内官，每记上幸宿所在，及所幸宫嫔年月，以俟稽考。上悉令除却省记注，掣去尚寝诸所司事，遂遍游宫中，日率小黄门为角抵蹋鞠之戏，随所驻辄饮宿不返，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，月不过四五日。

尝游宝和店，令内侍出所储摊门，身衣估人衣，首戴瓜拉，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，历与贸易持簿算，喧询不相下，别令作市正调和之。拥至廊下家。廊下家者，中官住永巷卖酒家也。箜篌琵琶嘈嘈然，坐当垆妇于其中，杂出牵衣，蜂簇而入，溲茶之顷，周历诸家。凡市戏跳猿骗马斗鸡逐犬所至环集，且实宫人于勾栏，扮演侑酒，醉即宿其处，如是累日。

乃大起营建，兴造太素殿及天鹅房船坞诸工。又别构院籓，筑宫殿数层，而造密室于两厢，勾连栉列，名曰“豹房”。初日幸其处，既则歇宿，比大内，令内侍环值，名“豹房祇候”。群小见幸者，皆集于此。

有言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阴道秘术，遂召入豹房，与语大悦。永色目人，进言回回女晰润而瑳粲，大胜中土。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，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，得十二人以进，歌舞达昼夜。顾犹以为不足，乃讽上请召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，驾言教舞，而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。一日永侍饮观舞，酒酣呼永，使即家召其女来，时有言永女殊色，故以召。永诈匿其女，饰邻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，上以为真也，悦之。永畏其泄，阳为风痺，固乞去，以其子承袭指挥。诸色目家虽切齿，然无敢发者。

上称豹房曰“新宅”，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。久之，乐工诉言乐户在外府多有，今独居京者承应不均。乃敕礼部移文，取河间诸府乐户精技业者，送教坊承应。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诸伶人日以百计，皆乘传给食，及到京，留其技精者给与口粮，敕工部相地结房室大小有差。

教坊司左司乐臧贤以疾求退，有旨勉起供职，未几即升为奉銮以宠之。

七年，杨一清疏曰：“龙舆尝幸豹房，驻宿不去，至后苑训练戎兵，鼓炮之声，震撼城市。”

上夜微行，至教坊司观诸乐所用器物。

上自即位后，每岁宫中张灯为乐，所费以数万计。库贮黄蜡不足，复令所司买补之。至九年，宁王宸濠献新样四时灯数百，穷极奇巧，临献复令所遣人亲入宫悬挂，其灯制不一，多着柱附壁，以取新异。上复于廷轩间，依栏设毡幕，而贮火药于其中，偶勿戒，遂延烧宫殿，自二漏至明，乾清以内皆灰烬矣。当火势盛时，上犹往豹房省视，回顾火焰烘烘然，笑曰：“是一棚大烟火也。”

上初好武，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，比之团营，后江彬、许泰皆以边将得幸，入豹房。乃立内教场，别为都署，东官厅以太监张忠领之，西以许泰领之。有神周者，尝以罪坐谪，今以附泰复官，得进用。未几，益以刘晖四人者，皆赐国姓为义子，名四镇兵，又名外四家兵，而以江彬兼统之。彬故称朱彬，为总管。上乃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，谓之中军，晨夕下操，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，浴铁文组照耀宫墙间。上亲阅之，其名曰“过锦”，言度眼如锦也。时诸军悉衣黄罩甲，中外化之，虽金绯锦绮，亦必加罩甲于上，市井细民，无不效其制，号时世装。两厅诸领军，则于遮阳帽上拖靛染大鹅翎，以为贵饰，大者拖三英，次二英，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，以下教场，矜殊遇焉。其后巡狩所经，虽督饷、侍郎、巡抚、都御史，无不衣罩甲见上者。

初，江彬密言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有女弟美艳，时已适毕指挥有娠矣。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，弱颜丽质，顾善骑射，解胡乐，能道达语，遂大幸。马氏一门，无大小皆赐蟒衣，内廷大珰皆呼昂为舅，赐第太平仓东，熏灼动京师。言官交章谏，皆不纳。及十一年十月，上每从数骑过昂饮，是日饮酣，召昂妾，昂以妾病辞，上怒而起，昂惧乃请罢，而马氏宠衰。

十二年，上祀南郊毕，即往南海子纵猎，文武大臣扈从者不许入。及晡，始传旨诸大臣先还，候于承天门。夜半驾始入，御奉天殿，群臣行庆成礼。乃以所获獐麋鹿兔赐府部大臣、翰林科道官，而于是有巡行之事。

七月，上私幸南海子，西行经畏吾村大佛寺，以临西山。八月朔，上微服从得胜门出，幸昌平州。阁臣以下皆追至沙河，疏请还宫，不纳，科道交章谏，亦不报。九月，遂驻蹕宣府，时江彬宣府人，欲挟上自恣，遂诱为西北之行。既幸宣府，遂营建镇国府第，上居之乐，遂忘归。每夜行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，或索饮或搜其妇女，居民苦之，至有阴赂彬求免者。后军士樵苏不继，至毁民房屋以供爨，市肆萧然，白昼户闭。

是年冬，立春，上迎春于宣府，备百戏。别饬大车数十辆，杂坐僧人妇女于其中，每辆数十人，合至数百。乃如僧数，悬球于车盖，而敝僧头以当之。车既驰，则头与球触，上视大笑，以为乐。

十三年四月，上幸昌平，诣诸陵，祭告毕，遂幸密云。时民间竞传欲括女子敛财物以充进奉，所至遁匿。独永平知府毛思义下令，以为大丧未举，车驾必不出此，必奸徒矫诈，藉以惑人者。百姓各安业，非有府部抚按官文书，妄称驾至扰民者，悉捕治之。上闻大怒，执思义送诏狱，令法司从重拟罪。当赎杖还职，得旨降三级，为云南安宁知州。

上驻蹕大喜峰口，招来朵颜三卫夷人花当把儿孙等，纳质至关，宴劳毕，还京。

初，上幸河西务，指挥黄勋以供应为名，科扰侵盗，巡按御史刘士元按之。勋逃至行在，因嬖幸潜士元，闻驾至，令民间尽嫁其女，藏匿妇人。遂命裸缚士元，面讯之，

时野次无杖，取生柳杖四十，几死，囚系于车，驰入京，并执知县曹俊等十余人，下诏狱。太皇太后发玺时，上亲奉梓宫，帅百官衰经徒步，送至得胜门外。皇亲、群臣、命妇各祭如仪，临祭，上戎服驰马观之。

遣太监萧敬传旨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：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，或攻或守，即写敕与他。威武将军者，上自称也。是日，左顺门群臣泣谏不纳，既又敕谕加镇国公爵，以报其劳。

上复北幸。黎明，由东安门出，群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。上度居庸关，历怀来、保安诸城堡，遂驻蹕宣府。初江彬劝上于宣府治行在，越岁乃成，糜费不可计。复犖豹房所储诸珍宝及巡游所收妇女实其中，上甚乐焉，每称曰“家里”。还京后，数数念之不置。彬亦欲专宠，俾诸幸臣不得近，数导上出。及再度居庸关，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关。盖上天厌大内，初以豹房为家，至是更以宣府为家矣。

上驻蹕大同，立券买总兵叶椿第为总督府居之，夺都指挥杨俊所置店二所改为酒坊，且为之榜曰“官食”，亦立券买而皆不予直，曰“官家房”。

凡车驾所至，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，至数十车，在道日有死者，左右不敢闻。且令有司饷廩之，别具女衣、首饰为赏赉费。远近骚动，所经多逃亡，上不知也。

乃封右都督朱彬为平鹵伯，左都督朱泰为安边伯，各食禄千石，世世承袭。彬、泰善伺上意，既诱上再巡边，与寇遇，幸不覆军。上欲自耀武功，乃假重两人，亲为定爵名，驰敕下吏部封之。两人亦自以为功，偃然受焉。

上至绥德州，幸总兵官戴钦第，寻纳钦女。

初，上驻偏头。时大索女乐于太原，偶于众妓中，遥见色姣而善讴者，援取之。询其籍，本乐户刘良之女，晋府乐工杨腾妻也。赐之与饮，试其技，大悦。后自榆林还，再召之，遂载以归。至是随行在，宠冠诸女，称美人，饮食起居必与偕。左右或触上怒，阴求之，辄一笑而解，江彬诸近侍，皆呼之曰“刘娘娘”云。

上自宣府抵西陲，往返数千里，乘马腰弓矢，冲风戴雪，备历险阨，有司具犖以随，亦不御。至是还宣府，阉寺从人皆疲惫弗支，而上不以为劳也。

十四年二月，上自宣府还，文武群臣具彩幛、银币、羊酒迎于德胜门外，如前仪。是日先驻蹕外教场，亲简阅所获首鹵衣仗，然后入，乃赐内阉及五府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堂上官，各衙门正官及科道官银牌、花红有差。

上嗜饮，尝以杯杓随，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，复预备瓶罍，故所至辄醉，醒即复进，以为常。

忽降手敕谕吏部：镇国公朱寿，宜加太师；又传旨礼部：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，令往南北两直隶、山东泰安州等处公干，兼尊奉圣像，供献香帛，祈福安民；又谕工部：今南行巡狩，宜急修黄马、快船以备用。

宸濠反。传旨：宸濠悖逆天道，谋为不法，杀巡抚等官，传闻已至湖口，将犯南京。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，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，亲统各镇边兵征剿。以侍郎王宪率户、兵二部属各一人随征，以张忠提督军务，朱泰挂威武副将军印，朱晖挂平贼将军印，俱充总兵官，假以节制，其平卤伯朱彬、左都督朱周随驾南征。

命礼部上大驾亲征祭告礼仪，上服皮弁，乘革辂，备六军，祭告天地、太庙、大社及祆飨军牙六纛之神，乃亲征颁诏，发驾京师。

是日，赣抚王守仁已擒濠。捷闻，匿不使下。

十二月朔，至扬州。前此太监吴经先驾至扬州，选民居壮丽者改为提督府，将驻蹕焉。且矫上意，刷处女寡妇，民间汹汹，有女家掠寡男配偶，一夕殆尽。乘夜夺门出逃匿，门者不能止。

十五年正月，立春，上迎春于南京，备诸戏剧，魏国公徐俯、尚书乔守等复称贺于行在所。

上挟刘姬遍幸诸佛寺，敕绣大幡幢盖及佛幔经幃等，遍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某与夫人刘氏施用。

时有物如猪头，墮于上前，其色绿。又拘留妇人之所，满壁累累，一若有人头挂于上者。

八月，江西俘濠至。上令设广场，戎服，树大纛，环以诸军。释囚去桎梏，伐鼓鸣金而擒之，然后复置械，受俘，诏班师。

还至清江，复幸太监张杨第。逾三日，自汛小舟，渔于积水池，舟覆溺焉。左右大恐，争入水掖之而出，自是遂不豫。

十二月，上将还京，先命礼部上献俘礼仪。上常服御奉天门，钟声止，请上乘舆，作乐，登午门楼，升座，乐止，鸣鞭讫，文武百官朝贺，遂献俘。献讫，退。

乃奏提督赞画机密军务，兼提督官校办事后军都督府平卤伯朱彬等，随驾南征，奉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指挥方略，将宸濠等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，并家属擒捕，乞明正其罪。上批：着论功行赏毕，即将宗远等献俘于阙下，会鞠以闻。

初上北还，每令濠舟与御舟衔尾而行，尝欲放之湖，以待自擒，众谏乃止。至是处置如寘镛例，令自尽扬灰。

上还京，文武百官迎于正阳桥。是日大耀军容，俘诸从逆者及家属数千人，陈辇道东西。陆完、钱宁等亦皆裸体反接，以白帟标姓名于首。其所俘首级，亦标白帟悬于竿，凡数里不绝。上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，阅视良久，乃入。

乃以凯旋诣南郊，再拜，呕血于地，不能终礼，遂大渐。

罪惟录

（清初）查继佐编撰
民国间商务印书馆上海影印
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^①

（一）志三十二卷之上·弘治逸纪

孝庙登极之时，有掌酒内侍携弄儿入禁。俄传帝至，惧，猝投之酒瓮糜死。为同辈所讦，或以初践祚乞恩，帝必诛之。

（二）志三十二卷之上·正德逸纪

十六年二月，卧豹房，罢朝。大渐，唯太监陈敬、苏进二人侍。始追悔前误，不及矣。世庙立，诸佞幸皆被遣，乃无及徐髯仙^②者。髯仙故以趺跪不羈，坐革衿。上南巡，至维扬，髯仙献乐府称旨，上数幸其家，伫晚静阁观鱼。随驾至京，宿卫，或共卧起。授锦衣镇抚，赐飞鱼袋。上晏驾，并收，以文名得免。

（三）列传卷之二十九·刘瑾传

刘瑾，陕西西安人。弘治中，与张永皆给事太子家。太子即位，益亲幸。瑾及永、马永成、谷大用、魏彬、刘祥、丘聚、张兴，号八党，与上卧起，日导帝犬马、鹰兔、舞唱、角抵之好，宴游亡度。

（四）列传卷之二十九·魏忠贤传^③

魏忠贤，初名进忠，直隶肃宁人也。……太监王安素严正，久辅翼太子，有劳，太子以属宫中事。其名下魏朝者，誉进忠于安，安信之。熹宗既立，乳媪客氏封奉圣夫人，尝私朝，与朝对食。进忠问与客氏通，分朝爰。两人至互争客氏于乾清宫之暖阁，夜喧帝起，帝语客氏即何向，朕为汝主之。客氏故向进忠也，进忠寻与客氏矫逐朝凤阳，中道缢杀之。朝素与帝卧起，帝不能庇。

^① 据海宁查氏手稿本影印。

^② 徐霖，号髯仙，参见《戒庵老人漫笔》（三）等。

^③ 参见《酌中志》（一）。

(五) 列传卷之三十·钱宁传

钱宁者，本镇安人，名茶来。武宗朝事刘瑾，能左右射，知书，尤善揣合。上悦之，赐国姓为义子。瑾败，宁计免。历左都督，掌卫事，权益重。伶人臧贤，回回人于永者善阴道秘戏，若诸番僧为幻咒者，皆由宁入见。请建新寺、豹房，日侍左右。上醉枕宁卧，百官候朝至晡，莫得上起居，但伺宁。

论曰：“茶来故自以卧起得幸，掌锦衣。”

(六) 列传卷之三十·江彬传

江彬者，山西宣府人。为人黠悍狠忍，谈兵上前，高自称诩。上悦之，以为左都督，赐之国姓。留侍豹房，同卧起。

(七) 列传卷之三十·严嵩传附严世蕃传

世蕃以父任为工部左侍郎，狡谲有机智。有鄢懋卿、赵文华数辈，为世蕃狎客。光禄寺少卿白启常者，至以粉墨涂面，供世蕃欢笑。家童年，世蕃所昵，士大夫之无耻者竞呼年别号，称为先生。

列朝诗集小传

(清初) 钱谦益撰
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

(一) 丙集·徐髯仙霖

霖，字子仁，其先姑苏人，徙金陵。筑快园于城东，极游观声伎之乐。善制小令，填南北词，皆入律，棋酒之暇，命伶童侍女，被其新声，都人竞传而歌之。武帝南巡，伶人臧贤进其词翰，召见行宫，上屡称善。赐飞鱼服，扈从还京。每夜宿御榻前，与上同卧起。将授官禁近，固辞，会上宾而罢。归里二十余年乃卒，年七十有七。

(二) 丁集上·臧博士懋循^①

懋循，字晋叔，长兴人，万历庚辰进士。风流任诞，官南国子博士，每出必以棋局、蹴球系于车后。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，并马出凤台门，中白简罢官。时南海唐伯元上书

^① 参见《汤显祖全集》(二)。

议文庙从祀，恭进石经《大学》，与晋叔偕贬，同日出关。汤若士为诗云：“却笑唐生同日贬，一时臧穀竟何云？”艺林至今以为美谈。

（三）闰集·香奁下·马如玉

马如玉本张姓，家金陵南市楼。徙居旧院，从假母之姓为马。修洁萧疏，无儿女子态，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。熟精文选、唐音，善小楷、八分书及绘事，倾动一时士大夫。而闺秀女瑛与之婉变，至有截发烧臂，抵死不相舍者。曲中诸媪咸以为异。

江西通志

（清·雍正）谢旻等编
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
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

卷七十

章允儒字珍甫，南昌人，万历进士，授华亭令。于臬决尤称神明，上官往往以旁郡狱属之。邑之金家街有横尸，一老者哭曰：“吾子也。”诉之令，贼弗得。或榜片纸道傍曰：“薛某杀人。”又从薛所得死者所弄二钱。章允儒诣其地审视，曰：“得之矣。”缚库楼独居一佻达子至，曰：“汝杀人！”立服。盖死者为变童，诱狎不遂，因杀之，而以弄钱嫁祸于薛。诸发奸摘伏多此类，用治行异等擢吏科给事中。

南渡录

（明末清初）李清撰
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

卷之五

上^①燕居深宫，每徘徊论叹，谓诸卧无肯为我用者，于声色罕进也。然读书少，章奏未能亲裁，故内阍外壬相倚为奸，皆归过于上。如端阳捕虾蟆，此宫中旧例，而加以秽

①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。